

张小娴最新小说集



张小娴 / 著

碎手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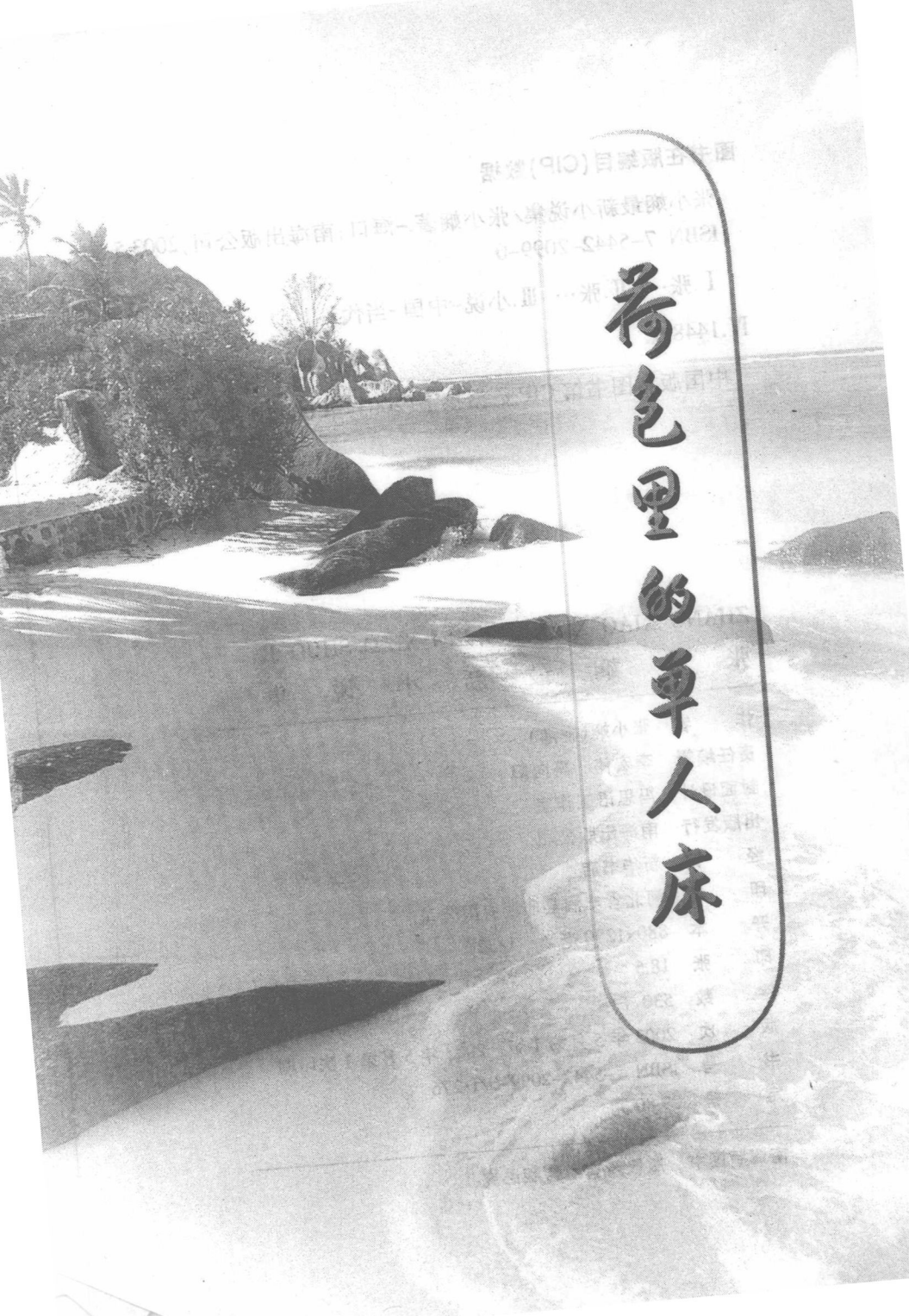
南海出版公司

张小娴最新小说集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手
别
离

南海出版公司



荷包里的单人床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张小娴最新小说集/张小娴著.-海口:南海出版公司,2003.5

ISBN 7-5442-2099-0

I.张… II.张… III.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1448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36721 号

ZHANG XIAO XIAN ZUI XIN XIAO SHUO JI

张 小 娴 最 新 小 说 集

作 者 张小娴(香港)

责任编辑 李宏伟 冯向阳

封面设计 冯思语工作室

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河北省丰润县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18.5

字 数 530 千字

版 次 2003 年 5 月第 1 版 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7-5442-2099-0/I·276

定 价 29.80 元

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云生：

一月六日的傍晚，我到了法兰克福。全球最盛大的布艺展览，明天就在这里举行。

法兰克福的气温只有零下九度，漫天风雪。冒失的我，在雪地上滑倒了两次，好不容易才爬起来。

因为滑倒的时候弄湿了头发，发梢竟然结了冰，冷得我直打哆嗦。

我住在与展览馆隔了一条河的酒店，这边的酒店比较便宜。我住的酒店就在河畔，在房间里，可以看到雪落在河上。

第一天，在展览馆里，我看到一幅来自印度的布，淡黄色棉布上，绣了一朵朵白色的雪花，手工很精巧。你知道雪花吗？这种外形有点像百合的雪白色的花，象征逆境中的希望。

它是代表一月的花，而你是在一月出生的。

在窗前挂上这张绣满雪花的布，那不是等于挂满了希望吗？

那一年的十二月下旬，我到发廊把留了十年的长发剪掉。

“太可惜了，头发已经留到了背部。”我的发型师阿万说。

阿万依着我的意思把我的头发剪短，露出一双耳朵来。

离开发廊时，我觉得整个人轻松得多了，长发，原来一直是我的负累。

没有了长发，街上的寒风吹得我的脖子很冷，这一天的气温突然下降，只有七度。听说再晚一点，温度还会更低一些，我赶紧去买一座电暖炉。

买电暖炉的人很多，货架上剩下最后一座，你跟我差不多是同一时间看到这惟一的一座电暖炉。

那天的你，穿着很多衣服，毛衣外面加了一件棉袄，棉袄外面又穿了一件毛衣，毛衣外面还加了一件厚绒外套。个子高大的你，看来弱不禁风，不停地咳嗽。那一刻，我竟然对你动了慈悲之心。

“你要吧。”我把电暖炉让给你。

我不忍心跟一个这么虚弱的男人急夺一座电暖炉。

“你要吧。”你竟然毫不领情。

“还是你要吧。”我说。

“你要吧。”你不肯接受我的好意，仿佛接受一个女人的好意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。

“那我不客气了。我说。

“你为什么不买一张电毡？”本着同情心，我向你提议。

“谢谢你，盖上电毡，感觉好像坐在电椅上等候行刑。”你一边擤鼻涕一边认真地说。

当然，世上最保暖的，是情人的体温。

我开车从停车场出来，经过百货公司旁的露天咖啡座，隔着落地玻璃，刚好看到你正用一杯烫烫的热咖啡送药。我听人说，寂寞的人，感冒会拖得特别长，因为他自己也不想好。

感冒本来就是一种很伤感的病。

我把那座电暖炉拿回家里，电暖炉开着之后，室温提高了很多，但是因为干燥而令皮肤绷紧的感觉，并不好受，我在脸上涂了很多雪花膏，也在脖子上涂了一些。

政文打电话回来，问我他的荷包有没有留在家里。

“你等一下。”

我在床上找到他的荷包。

“找到了。”我告诉他。

他早已经挂线了，他是个没耐性的人。

我开车把荷包送去给他，他的职员说他出去了，好像是去吃东西，我把荷包放在他的办公室里。

就在那个时候，杜惠绚打电话给我。

“你还不来？”

“我已经在车上了。”我说。

惠绚的日本烧鸟店明天就开幕，她是大股东。我是小股东。我是她最好的朋友，她说她的一切都应该有我的份儿，除了男人和遗产。

惠绚的心愿是开餐厅，那么她可以天天坐在收银机前面数着花花绿绿的钞票。一年前，我们结伴去鹿儿岛，在那里，我们爱上了流连烧鸟店。

日本的烧鸟店，就是专卖烧鸡串的地方，一般都开在地窖里，面积很小，客人很拥挤，空气氤氲，在那个地方谈心，别有一番风味。

回到香港以后，惠绚决定开一家烧鸟店。我们在湾仔星街找到一个地铺，那里从前是一家意大利餐厅，结业后空置了大半年。

我最喜欢餐厅有一个后园，坐在那里，可以看到天空。

惠绚那笔资金，是她男朋友康兆亮替她付的，他是做生意的。”

我们的烧鸟店，店名叫“燃烧鸟”，是我改的。爱是用来燃烧，而不是用来储存的。

光尽而灭，这是我所追求的爱情，你会明白吗？

我来到烧鸟店，装修工人还在做最后冲刺。

惠绚见到我，吓了一跳，问我：

“你为什么把头发剪短？”

“觉得闷嘛。”我说。

“人家会以为你失恋呢，失恋女人才会把长发剪得那么短。”

“不好看吗？”

她仔细地打量我，问我：“脖子不觉得冷吗？”

“以后我可以每天用不同的丝巾。”我笑着说。

那天晚上，我们一直忙到凌晨五点多钟。

回到家里，政文已准备睡觉。

“你用不着拿荷包给我，我只是叫你看看荷包是不是留在家。”他说。

“你没发觉我有什么不同吗？”我问他。

他爬上床，望着我，问我：“你的头发呢？”

“变走了！”我扮个鬼脸说，“是送给你的新年礼物。”

“干吗把头发剪掉？”他钻进被窝里问我。

“喜欢吗？”

“没什么分别。”他随手把灯关掉。

“你没感觉的吗？那是一把你摸了八年的长发。”

我觉得男人真是最不细心的动物。

“告诉你，我今天赢了很多钱。”他得意洋洋地说。

“你一向很少输。”我说。

他在我脸上吻了一下，说：“睡吧。”

“政文，我们一起几年了？”

“要结婚吗？”他问我。

“会不会有一天，你对我，或者我对你，不会再有感觉？”

“不会的。”

“你不会，还是我不会。”

“你不会。我一向很少输的。”他说。

“真的不要结婚？”他再问我一次。

“为什么这样问我？”

“女人都希望结婚，好像这样比较幸福。”他让我躺在他的手臂上。

也许，我是幸福的。

我们住的房子一千九百多尺，在薄扶林道，只有两个人住，我觉得确实太大了。房子是政文三年前买的，钱是他付的，房契写上我和他的名字。政文说，房子是准备将来结婚用的。

政文是一家股票行的高级职员。

我开的欧洲轿车也是政文送给我的。

每个月，他会自动存钱进我的户口，他说，那是生活费。

他是个很慷慨的男人。

花他的钱，我觉得很腐败，有时候，又觉得挺幸福。

政文比我大十年，他是我第一个男朋友。

他觉得照顾我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。

而我，也曾经相信，爱他，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。

我有这个责任。

已经够幸福了，我不认为要结婚才够完美。

也许觉得太幸福，所以我把头发变走。

第二天醒来，我觉得浑身不舒服，好像是感冒，一定是买电暖炉时跟你靠得太近，给你传染了。

没有任何亲密接触，连接吻都没有，竟然给你传染了，害得我躺在床上无法起来。你送给我的第一份礼物竟然是过滤性病毒。

下午四点三十分，惠绚打电话来催促我。

“你还没有起床吗？开幕酒会五点钟就开始了，大家都在等你。”

“我好像感冒了。”我说。

“给杨政文传染的吗？”

“不，不是他。”

开幕酒会上，惠绚打扮得很漂亮，她打扮起来，挺迷人的。

政文和康兆亮是中学同学，很谈得来，我是先认识康兆亮才认识惠绚的。那时惠绚刚刚跟康兆亮一起，康兆亮带她出来跟我们见面，我没想到她会留在康兆亮身边五年。康兆亮是个用情不专的男人，我从没见过有一个女人可以跟他一起超过一年。

他可以给女人一切，除了婚姻和忠诚。

惠绚仿佛偏要从他手上拿到这两样他不肯给的东西。

徐铭石也来了。

我的正职是经营一家布艺店，徐铭石是我的伙伴。

除了惠绚，他是我最好的朋友。徐铭石有一个要好的朋友周清容，她是外展社工。他们的感情一向很好，但是去年冬天，他们突然分手。

分手的原因，徐铭石一直守口如瓶，每当我想从他口中探听，他总是说：

“逝去的感情，再谈论也没意思。”

他一向是个开朗的人，惟独分手这件事，他显得很神秘。

这一次分手也许是他一个永不愈合的伤口。

自此之后，我也没见过周清容。从前，她有空的时侯，时常买午餐来给我和徐铭石。

“你的新发型很好看。”徐铭石说。

“谢谢你，你是第一个称赞我的人。”

他摸摸自己的脖子，问我：“这个地方不觉得冷吗？”

我的脖子一定是很长了，不然不会这么多人关心我的脖子。

离开烧鸟店之后，我在时装店买了一条围巾。

那是一条很大的棉质围巾，黑色底配上暗红色的玫瑰，可以包住脖子和整个肩膀。

我的脖子果然暖和了很多。

回到家里，我开着电暖炉睡觉。我的头痛好像愈来愈厉害。

第二天黄昏，头痛好像好了一点。

我换过衣服回烧鸟店去，反正坐在家里也很无聊。

出门的时候，忽然下起了微雨，我本来想不去了，但是开张第二天，就丢下惠绚一个人，好像说不过去。

“你不知道有一个古老方法治感冒很有效的吗？”惠绚说。

“什么方法？”

“把你冰冷的脚掌贴在男人的小肚子上连续二十四小时，直至全身暖和。”

“谁说的？”我骂她胡扯。

“要是你喜欢的男人才行呀。”她强调。

“你试过吗？”

“我的身体很好。这五年也没有患过感冒。”

“那你怎知道有效？”

“我以前试过。”她自豪地说。

那似乎是一个很美好的经验。

没想到这一天晚上会再见到你。



她。“欢迎光临。”我跟你说话。

你的感冒还没有好，你这个样子，根本不应该走到街上，把病菌传染给别人。

你抬头望着我，似乎不记得我是谁。

原来，我在你心里并没有留下任何印象，我真的不甘心，我长得不难看呀，你怎会对我一点印象也没有呢？

“有没有到别的地方去买电暖炉？”我问你。

“嗯？”

你记起我了。

“不需要了。”你说。

“你怎么知道有这个地方的？我们昨天才开张。”

“这里是重新装修的吗？”你问我。

“你以前来过？”

你点点头。

“这里以前是一家意大利餐厅，曾经很热闹的，后来结业了，这里也空了大半年。”我说。

我发现你的鼻子红通通的，是感冒的缘故吧？这一刻，我才有机会看清楚你的容貌，你的头发浓密而零乱，是一堆很愤怒的头发。胡子好似剃不干净似的，脸上有很多胡髭。

惠绚来问我：“你认识他的吗？”

“只见过一次，是买电暖炉时认识的。”

“你好像跟他很熟。”

从第一天开始，我就觉得跟你很熟，那时候，我并不知道你是个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人。

你拿了一袋药丸，放在台上。

“要热水吗？”我问你。

“不用了。”

你用日本清酒来送药。

“医生没告诉你，不该用酒来送药吗？”

“我没有用酒来送药，我是用药来送酒。”你带着微笑狡辩。

第二天，看完医生之后回到烧鸟店，我也照着你那样，用半瓶日本清酒来送药。

你知道，药太苦了，不用酒来送，根本不想吞，尤其是止咳药水，味道怪怪的。

把药吞下之后不久，我坐在烧鸟炉前面，视线愈来愈模糊，身体好像快要沉下去，只听到惠绚问我：

“你怎么啦？”

“我很想睡觉。”我依稀记得我这样回答她。

惠绚、烧鸟师傅阿贡和女侍应田田合力把我扶下来。

惠绚哭着说：“怎么办？”

“叫救护车吧。”有人说。

醒来的时候，我躺在急症室的病床上，是护士把我弄醒的。

“医生来看你了。”她说。

“我睁开眼睛，看到一个穿着白袍，似曾相识的人，站在我面前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你问我。

“苏盈。”我说。

你用听诊器听我的心跳，又替我把脉。

“你吃了什么？”你温柔地问我。

“我用酒来送药，不，我用药来送酒。”我调皮地说。

“你吃了什么药？”你一本正经地问我。

“感冒药。”

“吃了多少？”

我还在想，护士已经抢先说：

“你是不是自杀？”

自杀？我失笑。

“吃了多少颗感冒药？”你再一次问我。

“四五颗吧，还有止咳药水。”

“没事的，让她在这里睡一会儿吧。”你跟护士说。

“我想喝水。”我说。

穿着白袍的你，轻快飘飘地离开了我的床边，听不到我的呼唤。

我在医院睡了很香甜的一觉，翌日醒来，第一眼看到的人，竟然也是你。

你跟昨天一样，穿着白袍，这一次，你的面目清晰很多了。脸上带着微笑，鼻子不再红通通。

你的名牌上写着：秦云生医生。

“以后不要用药送酒了。”你一边写报告一边对我说，“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用这种独特的方式来服药的。你可以出院了。”



我真气，你是罪魁祸首呀。

政文和惠绚来接我出院。

“我昨天晚上来过，你睡着了。”政文说。

“我昨天晚上睡得很好呀。”

“你不是自杀吧？”

没想到他一点也不了解我。

“她那么怕痛，她才不敢自杀。”惠绚说。

“原来那个人是医生吗？”惠绚问我。

“他是个坏医生。”我说。

教人用酒送药，还不是个坏医生吗。

回到家里，我用水送服你开给我的感冒药，睡得天昏地暗，醒来的时候，整个人舒服多了。

我真笨，怎会听你的话用酒来送药？

过了不久，你又来到烧鸟店。

你总是喜欢坐在后园里。

“你没事吧？”你问我。

“没想到那天病得那么凄凉的人竟然是个医生。”我笑说。

“医生也会病的，同样也会患上不治之症。”你说。

“急症室的工作是不是很刺激？”惠绚走过来问你。

“从来没有一个脸上流着血的英俊的浪子，抱着一个奄奄一息的美丽女子冲进急症室来，说：‘医生，你救救她！’”你笑着说。

“电影都是这样的。”惠绚说。

我站在旁边，没有开口，我也曾经做过这一种梦，梦中我为我的男人受了重伤，血流满面的他，抱着我冲进医院急症室，力竭声嘶地恳求医生：“医生，你救救她！”

那是地久天长的梦。

死在情人的怀抱里。

我没有告诉你，怕你笑我。

在烧鸟店第三次见到你，是我去法兰克福的前夕。

“一个星期来三次，真不简单。”惠绚说。

我曾一厢情愿地以为你为了我而来。

“你一点也不像医生。”我说。

“医生应该是一个样子的吗？”你说。

“起码胡子该刮得干净一点，头发也不应该那么愤怒。”

你默默地坐了一个晚上，你似乎又不是为我而来。

“你明天还要去法兰克福，你先走吧。”惠绚说。

我穿起大衣离开，街上有一个流动小贩正在售卖丝巾。

他卖的丝巾，七彩缤纷，我挑选了一条天蓝色的，上面有月亮和星星的图案。我把丝巾束在脖子上。

我忽而在人群里面看到你。

“医生，你也走了？”

“你的丝巾很漂亮。”你说。

“我喜欢星星。”我说。

“是的，星星很漂亮。”

“秦医生，你住在哪里？”

“西环最后的一间屋。”你说。

当天晚上回到家里，我立刻拿出地图，寻找你说的西环最后一间屋的位置。我想，大概就是那一间了。我站在阳台上，就能看到你住的那一幢大厦。我在想，哪一扇窗是属于你的？

早上，政文还在睡觉，我没有叫醒他。徐铭石来接我一起去机场。

“听说法兰克福那边很冷。”徐铭石在机舱里说。

“天气报告说只有零下六度。”

“这个给你。”他从背包拿出一个用花纸包裹着的盒子给我。

“是什么东西？”

“很适合你，打开来看看。”

我打开盒子，是一条方形的丝巾，上面印满七彩缤纷的动物图案。

“你现在需要这个。”

“谢谢你。”

那是一条全丝的颈巾，束在脖子上很暖。

在飞机上，我想起了你和你的胡髭，突然觉得很好笑。

“你笑什么？”徐铭石问我。

“没什么。”我笑着说。

因为我想起你。

像往年一样，我们住在展览馆另一边的酒店，这边的酒店比较便宜。

第一天在展览馆里，我被一个法国布商的摊位吸引着，他们的丝很漂



亮。

“价钱很贵。”徐铭石提醒我。

“但是很漂亮啊！”我不肯离开。

摊位上那位法国女士送我一块淡黄色的法国丝，刚好用来做丝巾。

离开法兰克福，我和徐铭石结伴去马德里游玩。

政文对徐铭石很放心，他从来不用担心我们会发生感情。真正的原因，也许并不是他信任我，而是他看不起徐铭石，他认为徐铭石不是他的对手。

我和徐铭石有谈不完的话题，若有一天，我们成为情人，也许就不能无所不谈了。

我喜欢他，但我不会选择他作为厮守终生的人。

不要问我为什么，厮守终生也好，过客也好，只是相差一点点。他不是我要寻觅的人。

在马德里的最后一天，我在一家瓷砖店里发现一款很别致的手烧瓷砖。那是一款六寸乘六寸的白色瓷砖，上面是手绘的各行各业的人，其中一块瓷砖是医生和病人。正在替病人诊症的年轻医生，头发茂密而零乱，脸上有胡髭，出奇地跟你相像。那个病人，是一位长发披肩、脸带愁容的女子。

我买下那一块瓷砖，放在背包里。

“你买来干什么？”徐铭石问我。

我也无法解释，也许从那一刻开始，我已经在背叛政文。

我在酒店打了一通电话给政文。

“我今天又赢了！”他兴高采烈地告诉我。

我突然觉得很厌倦，把电话挂断。

回到香港那天，政文来机场接我。

“为什么那天通电话时突然被挂断？”他问我。

“酒店的电话发生故障。”我向他撒谎。

在车上，我默默无言。政文滔滔不绝地告诉我这两个礼拜以来彪炳的成绩。

我突然觉得他是那么陌生。

八年前，他不是这样的。

他充满自信，很有理想。

现在，他已变成一个赌徒。在他的生命里，只有赢输和买卖。

如果生命只有胜负，多么枯燥。

“为什么不说话？”他问我。

我不是不说话，而是不懂说什么。

“你做的事跟赌博没有两样。”我说。

“替客人买卖股票，本来就是一场赌博。所有赌博，都是贪婪与恐惧的平衡。愈贪婪，风险愈大，利润也愈高，结果逐渐失去平衡。谁拿到平衡，便能够赢钱。”他说。

爱情何尝不是贪婪与恐惧的平衡？

愈想占有，愈容易失去。爱是尽量占有和尽量避免失去之间的平衡。再次回到烧鸟店，惠绚说你来过一次。

“我告诉他你去了法兰克福。”

“为什么告诉他？他问起我吗？”

“不，我们聊天，就提到你。”

我有点儿失望。

你喜欢的是惠绚吗？

一月底的一个晚上，你再次出现，仍然坐在后园。

“情人节你会来吗？那天我们有特别优惠，要不要我留一张台给你？”

“好的，谢谢你。”

你不可能一个人庆祝情人节吧？

情人节那天，政文和我吃过一顿晚饭之后便上班。

这天晚上，客人很多，徐铭石也特地来帮忙。

“赶快找个女朋友，情人节便不会孤单。”我跟他说。

“有了女朋友，情人节不孤单，但其他日子孤单呀。”他说。是的，爱会使人更孤单。

一直不见你出现，我开始着急。

“刚才太忙，我忘了告诉你，秦医生上午已经打过电话来取消了那张台。”田田说。

“是吗？”

“嗯。”田田的脸色很苍白。

“你没事吧。”

“我的肚子从下午开始就不舒服。”

“那为什么不去看医生？”

“不要紧的，我吃点止痛药就没事了。”

“会不会是盲肠炎？”

“没这么严重吧？”徐铭石说。



“我十年前已经割了盲肠。”田田说。

“那就有可能是更严重的毛病，你快些换衣服，我陪你去看医生。”

“不用了，苏小姐——”田田老大不愿意。

“这么晚，到哪里找医生？”徐铭石问我。

“当然是去急诊室。”

我强行把田田带到急诊室。

“苏小姐，真的不是什么大病，我的肚子现在已经不痛了。”

田田可怜兮兮地求我让她走。

护士叫她的名字。

“我陪你进去。”我挟持田田进急诊室。

进来的医生不是你，真叫我失望。

我在急诊室外面张望，不见你的踪影。我向登记处的护士打听。

“秦医生在吗？”

“他放假了。”

“是休假还是特地请假？”

护士瞪了我一眼，说：“是休假。”

休假和请假是有分别的，如果是请假，就有可能是安排了丰富的情人节节目。

田田从急诊室出来，愁眉苦脸。

“怎么样？”我问。

“医生替我注射了，我平生最怕痛。苏小姐，下一次，不要再逼我看医生。”她哭丧着脸

我是不怀好意把她带去急诊室的，目的只是想见见你。真对不起田田。

我在干什么？

我从未试过单恋别人，今后也不会。如果你不再出现，也就罢了。

那天中午，在布艺店里，我正忙着替客人挑选布料，你竟然在店外出现。

“苏小姐，你在这里工作的吗？”你问我。

“这是我的正职，那间烧鸟店，我只是一名小股东，有什么可以帮忙吗？”

“我想换过家里的窗帘布。”

“我们要到你家里度量窗子的大小。”

“我把地址写给你。”

“你住在西环最后的一间屋，我知道是哪一间了，你只需要告诉我，你住哪一个单位。”

你有点愕然。

“我小时住在西环。”我撒谎。

为什么在我决定不去想你的时候，你又突然出现？

“我住在顶楼。”你告诉我。

那天夜里，我站在阳台上，看到西环最后一间屋的顶楼有灯光，心里竟然有说不出的欢愉。我真想亲自到你住的地方看一看。

到客人家里度量窗子，通常是派一个小工去，但是为了可以看看你的房子，我一个人来了。

“苏小姐，只有你一个人吗？”你奇怪。

“我不怕你，你怕我什么？”我装着理直气壮地进入你的房子。

客厅的一边全是窗，窗帘布是深蓝色的，已经很残旧。

屋里的陈设很简单，简单得近乎凄清，这里不像有一位女主人打点一切。

“我可以进睡房吗？”我问你。

“当然可以。”

你睡的是一张单人床，床收拾得很整齐，房里并没有女孩子的照片。

枕头上放了一本解梦的书。

“你也相信这些吗？”

“我时常做些好奇怪的梦，所以就看看书。”你说。

“什么奇怪的梦？”

“记不起了。”

“为什么每次梦醒之后，总会忘记那个梦？尤其是好梦，如果是噩梦的话，却会记得很清楚。”

“你听到一个很好笑的笑话，很快便忘记，但是你听到一个悲剧，却会记着很久。悲哀总是比较刻骨铭心，梦也一样。”

“口吻很像医生呢。”我笑着说，“梦境是不是都有意义？”

“你好像对做梦很有兴趣。”

“对，我时常做白日梦。”

“替你做两套新的床单和枕袋好吗？”我问你。

“也好。”

“客厅的沙发也换一张吧，这一张已经很旧了。”

“你真会做生意。”你说。